

· 今日西方社会 ·

〔联邦德国〕冈特·瓦尔拉夫 著

最底层

● 西德最畅销的报告文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最 底 层

〔联邦德国〕冈特·瓦尔拉夫 著

高年生 高昕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Günter Wallraff

Ganz unten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1985

根据科隆基彭霍伊尔—维奇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王麟生

最 底 层

〔联邦德国〕冈特·瓦尔拉夫 著

高年生 高昕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7 插页：1 字数：15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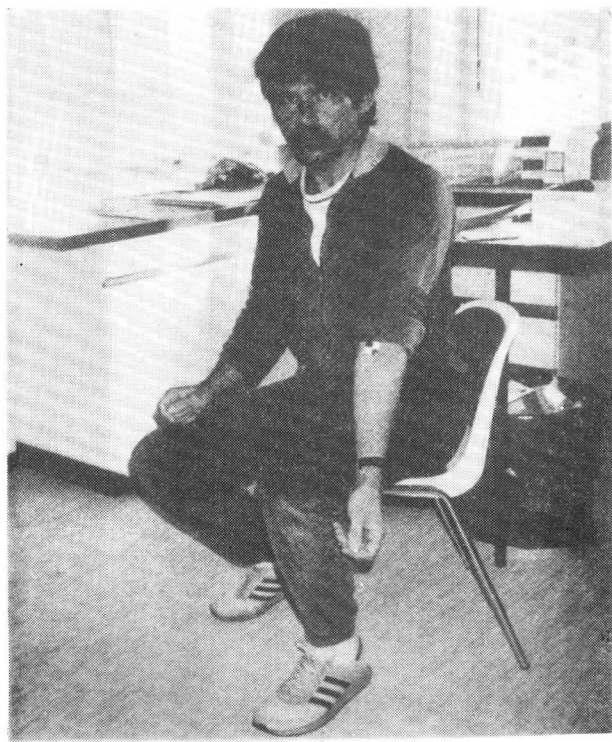
ISBN 7-5012-0057-2/I·19

统一书号：10003·061 定价：1.85 元

『阿里』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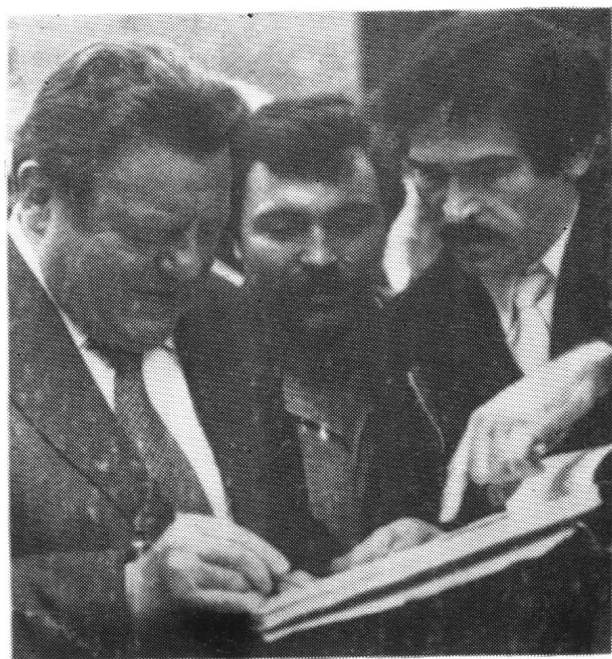
『阿里』充当药物试验品



“阿里”在打扫厕所
时的情景



施特劳
斯在不
明真相
的情况
下
为『阿
里』题
辞



译者的话

1985年10月，一本新书轰动了联邦德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爆炸效果。这本书出版后头两周就售出64万多册，创联邦德国乃至世界图书销售速度的最高纪录。迄至1987年2月底，德文本的发行量已超过230万册。许多国家竞相翻译出版。这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冈特·瓦尔拉夫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

冈特·瓦尔拉夫是联邦德国著名作家。1942年10月1日，他生于科隆附近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书店学徒，最初写诗在报刊上发表。1964至1965年到几家大工厂去当工人，写出了第一批报告文学作品，辑成一集名为《我们需要你》(1966)。他当过记者和编辑，一再化名深入社会底层，把局外人不了解的现实生活中违反人性、违反自由、进行残酷剥削压迫的种种事实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先后发表了《13篇不受欢迎的报道》(1969)和8篇《新报道》(1972)，震动了社会。瓦尔拉夫从此成为著名的报告文学家。1973年，他与恩格尔曼合作写成《你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揭露了权贵豪富生财之道的内幕。1974年，他到希腊参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的斗争，遭到拘捕，在各国进步人士的声援下，直到希腊军政府倒台才获释。这段经历被写入《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在邻国》(1975年与斯波合作)一书。1977年，他又化名汉斯·艾塞尔，到联邦德国的《图片报》汉诺威编辑部工作了三个月，将了解

到的报社内情写成《头条标题》一书，又一次引起了轰动。该书出版后，《图片报》向法院控告他犯有“伪造证件罪”。最后这场官司以宣布瓦尔拉夫无罪结束。

1983年春，瓦尔拉夫化名阿里·西尼尔利奥格鲁，使用黑色假发，戴上深色隐形眼镜，改说一口结结巴巴的德语，以此冒充土耳其人，深入社会最底层达两年半之久。“阿里”到联邦德国的工厂和农村劳动，充当试验新药效用的试验品，历尽磨难，亲身经历了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这个“福利社会”的悲惨遭遇，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杰作《最底层》。

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视听材料，“阿里”经常身背挎包去劳动。挎包里的暖壶是伪装的摄像机，另外还带有录音机，把许多场面都录制下来。如今，《最底层》的电视片已在联邦德国公开放映。瓦尔拉夫还请朋友拍了不少有关照片。

《最底层》问世后，举国轰动。许多报刊和电视台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许多工人为了购买此书第一次走进书店。广大外籍工人更是奔走相告，争相阅读。不少工会组织连日举行群众大会，请瓦尔拉夫前去讲话和朗读作品，以此推动争取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群众性斗争。一些大厂家在这种形势下也作出姿态，表示今后招工要优先录用那些充当“租赁工”的外籍工人。一部文学作品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瓦尔拉夫步入文坛后曾多次因大胆揭露社会阴暗角落而受到攻击，曾被控犯有滥用职权罪、伪造证件罪、假冒姓名罪、诽谤罪、污辱罪等，但在著名作家伯尔等人的支持下每次都化险为夷，被宣告无罪。这一次《最底层》的出版，他也早已料到会遇到种种法律纠纷。受到揭露的两名人贩子雷梅特和伏格尔（书中易名为阿德勒）气急败坏，扬言要控告作者，但不

久之后就悄无声息了。雷梅特被暂时拘留，伏格尔作了交代。据杜伊斯堡检察长奥托声称，伏格尔的交代“与证人瓦尔拉夫的证言相符”。蒂森钢铁厂则向法院起诉，要求删除该书中涉及该厂的七点内容。在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期间，厂方一再向有关工人施加压力，阻挠他们出庭为瓦尔拉夫作证。1987年2月23日，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提出的七条中的五条，只有两条（即蒂森长期以来裁减基本工人和不向工人提供劳保用品）今后该书再版时须修改，已出版的书仍可继续发行。判决宣布后双方均表示不服，准备上诉。看来这场官司还要进行下去。

瓦尔拉夫不仅以自己的作品帮助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外籍劳工，他还把本书稿费的一部分170多万马克以及参加工会等举办的讲演活动所得的全部收入捐给新成立的外侨团结基金会。该基金会准备用这笔款子和其他方面的捐助（如出版《最底层》的基彭霍伊尔—维奇出版社也表示要捐助一大笔款项）来帮助外籍侨民克服困难，并在杜伊斯堡一个比较幽静的地区修建可供300名德国工人和外籍工人共同使用的住宅。鉴于他的义举，罗素道德法庭把他列为1985年的世界善人。

《最底层》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作者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使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阅读小说，固然可以从虚构的艺术形象得到启发，受到感染，但优秀的报告文学更能猛烈冲击读者心扉和震撼社会情绪。真实的作品自有真实的魅力。其次，作者所选取的题材——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的遭遇和德国人的排外情绪——虽然并不新奇，但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作者不是简单地报道事实，而是探索事实背后的社会原因；不是揭露个别人和

事，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抚读之余，心潮澎湃，不能不使人掩卷思考。第三，情节曲折动人，真实可信。作者提供了许多详尽细节，有些部分直接采用对话形式（甚至学着外籍工人的语调），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第四，作家使用的语言通俗明了、简洁含蓄，没有耸人听闻、言过其实的渲染，也没有讽刺挖苦、哗众取宠的议论，却闪烁着新鲜活泼、幽默机智的火花；他的一言一语都使人感到作家的严肃工作态度和强烈的爱憎感情。最后，作家乔装私访的传奇色彩，也对读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不畏艰险，历尽磨难，深入基层，亲身参与其事，获得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的作品总能受到密切注意，产生强烈影响。这也是别的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

1987年3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变形	1
彩排	4
初试	6
精神原料	11
“吃得香”	15
工地	24
改变宗教信仰	35
人间乐园	55
殡葬	61
活地狱	67
情况紧急	79
“最好是：什么也听不懂”	83
工间谈话	86
梅赫梅特的苦难历程	92
天下乌鸦一般黑	96
嫌疑	98
油漆栏杆	104
犹如美国早期西部地区	107
尤克萨尔的愤怒	110
应急淋浴	116
沉重如铅的肢体	120

一次得病，贻害终身	122
试验	123
W充当试验品	123
晋升	134
职工大会	149
辐射	170
核电站癌症发病率高	178
代办业务	179
尾声	208

变 形

我早就想扮演这个角色，后来一拖就拖了10年，因为我已料到自己将会遇到何种情况。我真有点怕。

我从朋友们的叙述和许许多多出版物中了解到外籍侨民在联邦德国的生活情况。我知道，几乎有一半外籍青年患有精神病。他们再也无法领悟那数不清的种种苛求。他们在劳工市场上希望渺茫。他们是在我们这儿长大的，已不可能真正返回自己的故土。他们没有祖国。

行使避难权的条件变得很苛刻，排外情绪高涨，外国侨民越来越孤立于社会之外——这些我都知道，但从未亲身体验过。

1983年3月，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外侨，体格强壮，寻找工作，累活脏活都干，不计报酬。请与358458号联系。

为了脱离正常生活，成为受排斥的少数中的一员进入社会最底层，这并不需要很多东西。我向一位眼镜专家定做了一副昼夜都可以使用的深色隐形眼镜。“现在您目光炯炯，象个南欧人。”眼镜商感到惊讶。通常他的顾客只要蓝眼睛。

我的头发已变得稀稀拉拉，于是我便戴上黑色假发，顿时便年轻了许多，这样我就可以冒充26岁至30岁的人，找到各种工作；如果说我真实年龄——我已有43岁——是不可能找到那些差事的。这样一打扮，我显得更年轻、更精神、更有劲

了，但与此同时，我也成了局外人，变成一堆臭狗屎。我在变形期间讲的结结巴巴的德语，根本经不起推敲，手法并不高明，凡是认真听过客居我国的土耳其或希腊侨民讲话的人，其实都能发现我的破绽。我只是去掉几个尾音节，变换一下句子结构，或者经常干脆讲不太熟练的科隆方言。这样效果反倒更佳，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这几招雕虫小技就已绰绰有余。我乔装改扮后，人们就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地向我表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装傻，使我得以洞察这个自以为明智、优越、完美和公正的社会的偏狭和冷酷。我当了人们对我实话实说的傻瓜。^①

诚然，我并非真是土耳其人。但是，为了撕下这个社会的假面具，就必须乔装改扮；为了弄清真相，就必须改头换面，弄虚作假。

时至今日，我始终不明白外籍侨民如何能够忍受司空见惯的屈辱、敌视和仇恨。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不得不忍受什么，对人的蔑视在这个国家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种族隔离。我所经历的一切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还要坏。本来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19世纪社会的情况，今天我在联邦德国经历到了。

虽然活计又脏又累，使人筋疲力尽，虽然我亲身领略了对人的蔑视和屈辱的滋味，使我身心受害，但这也以另一种方式充实了我的心灵。我在工厂里和工地上——不同于在《图片报》编辑部工作期间——赢得了朋友，得到了团结友爱。由于安全的原因，我当时不能向这些朋友暴露身份。

① 德国有一句谚语叫做：“只有傻瓜才说真话。”——译注

现在，在本书出版前夕，我向几位朋友透露了我的秘密。没有一人责怪我乔装打扮。相反，他们对我完全理解，而且也觉得我在扮演我的角色时的所作所为是有益的。尽管如此，为了保护我的伙伴，本书不得不对他们的姓名大部分作了更动。

冈特·瓦尔拉夫

1985年10月7日于科隆

彩 排

为了检验我的化装是否也经得起挑剔的目光，我的外观是否合适，我前往平时常去的几家酒馆。我没有被人认出。

尽管如此，我仍无绝对把握，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起来。我一直还在担心会不会在关键时刻被人识破。

1983年3月6日晚，选举结果使政局发生变化^①，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的头面人物和从这次选举中获得好处的人在波恩康拉德·阿登纳之家欢庆胜利。我乘机进行了彩排。为了不至于在大门口就引起怀疑，我手提一盏铁灯，尾随着电视摄影组混了进去。会场挤满了人，聚光灯把大厅的每个角落照得通明。我身穿自己仅有的一套已穿了15年的深色西服，站在会场中央，用我那盏破灯轮番给那些名流照明。有几名官员觉得事有蹊跷，便问我是哪国人，大概是为了肯定我和伊朗人扬言要进行的暗杀活动无关。一位身穿豪华晚礼服的太太用蔑视的眼神瞅着我问：“这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官员模样的人说：“这是国际性活动。连高加索人也来庆祝。”

我和那些头面人物混得很熟。我向库特·比登科普夫^②作自我介绍，说我是土耳其法西斯分子领导人图尔凯什的特

① 指在联邦德国执政13年的社会民主党下台，基督教民主联盟上台。

——译注

② 联邦德国政治家，1973—1977年曾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干事长。——译注

使。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基民盟的选举胜利。劳动部长诺贝特·布吕姆作出各国人民大团结的姿态，主动挽起我的胳膊，一面扭摆，一面和别人放声高歌：“象今天这样的日子多么美好。”

科尔^①发表祝捷演说时，我走到离讲台很近的地方。当他向他自己和手下人尽情欢呼后想要走下讲台的时候，我差一点打算扛起他穿过大厅，让人们向这位欢欣鼓舞的胜利者欢呼致意。但是，为了不被这位总理的庞大身躯所压倒，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为数众多的保安人员并没有看穿我的伪装，他们全都经过专门训练善于识破伪装。现在，经过这次测试之后，我减少了对面临的艰难的担心。我觉得更有把握、更有信心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我将会遇到的许多人中会有人认出我。

①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联邦德国现任总理。——译注

初 试

启事登出后，我果真收到了几个“招聘”通知：几乎全是脏活，每小时工资在5至9马克之间。没有一个是长期的。我对有些工作作了体验，同时也检验了我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有一次在科隆郊区一个别墅区修缮马厩。我（阿里）搞的是“空中作业”，也就是说我得站在脚手架上油漆顶棚，每小时工钱7马克。另外几个干活的是波兰人，都是打黑工^①的。他们都不理我，不知是语言不通呢，还是不愿和我交谈。女主人还经营一家古玩店，她也尽量避免和我（阿里）接触，只是寥寥数语：“干这活，快干，快！”我自然也和别人分开，独自一人在马厩里吃饭。唯一愿同我交往的是只山羊，它啃我的塑料袋，吃我带去的黄油面包。

有一天，这家的警报系统出了毛病，罪魁祸首自然是土耳其人。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叫来了刑事警察。警察也怀疑是我（阿里）干的。不理不睬变成了公开的敌视。几周后，我只好辞职不干了。

我的下一站是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农场，位于格龙德核电站附近。女农场主和她的女儿都是东方难民^②，她们独自经营这个农场，如今又需要一名男劳力。她们从前曾雇佣过一个土耳其帮工，因此知道怎样和土耳其人说话：“我们不管你

① 指的是没有劳动许可证，私下里干活，工资不纳税。——译注

②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东欧地区逃往西欧的人。——译注